airiti

2009年7月雅加達爆炸案之背景及其影響

蔡東杰*

全球恐怖主義浪潮下的東南亞

儘管迄今仍缺乏明確定義，恐怖主義依舊成爲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國際衝突形式之一。尤其在2001年爆發「九一一事件」後，不僅恐怖活動全球蔓延，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延伸到泰國、緬甸和柬埔寨，亦隱約形成一個專家口中的「恐怖新月地帶」(Crescent of Terrorism)，或美國政府所鎖定的恐怖主義「第二前線」(the Second Front)。一般而言，此地區恐怖活動存在三個特徵：首先是與跨國網路的聯繫愈來愈密切(特別是賓拉登的基地組織)；其次是來自中東的恐怖活動分子紛紛利用此一地帶作爲溝通、過境和資金轉移的主要管道；最後，由於此地區海岸線甚長且島嶼眾多，再加上各國邊界尚未形成有效的共同監管機制，管理可謂非常困難。在此種情況下，才剛剛開始進入經濟危機復甦階段的東南亞，也因爲籠罩在恐怖陰霾之下，一度使其出口業與服務業成長遭受雪上加霜的衝擊。

進一步來說，東南亞地區的恐怖活動背景，可分成兩方面來說明。首先是在宗教意識形態影響下伊斯蘭極端派的長期發展結果(當然，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通常無法接受西方世界將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畫上等號的觀點，也擔憂此種錯誤連結將加深地區偏見，甚至是文明衝突)，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位居伊斯蘭世界核心的阿拉伯地區，僻處邊陲的東南亞國家所著重者主要是穆斯林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其次，後冷戰時期以來特殊的國際衝突特性也構成此地區恐怖活動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背景，例如跨國犯罪者經常利用主權觀念與國際法力量薄弱的現實不斷整合(事實上許多堅持基本教義的恐怖組織，也拒絕被與洗錢或販毒等傳統跨國犯罪團體連結在一起)；至於基地組織全球擴散的結果，則或許是影響東南亞恐怖活動發展的最後一個背景。

雅加達爆炸案之背景與經過

就現況看來，目前存在於東南亞的主要恐怖組織儘管大多與伊斯蘭極端派有關，仍可進一步區分爲分離主義及基本教義組織兩大類別，而印尼(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約占該國人口總數九成左

* 作者現爲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airiti

右)既是後者的大本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又當屬「回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ya, JI)，其根源可追溯到1940年代與印尼革命軍並肩反抗殖民統治的「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但該組織在獨立後仍繼續爲建立所謂「伊斯蘭國家」(亦即根據伊斯蘭律法建立並運作，例如伊朗的何梅尼政權與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政治目標均於在此)而主張武裝鬥爭。在主要領袖巴西爾(Abu Bakar Bashir)和宋卡(Abdullah Sungkar)於1982年潛逃至馬來西亞後，隨即於1985年將組織改名爲「回教祈禱團」，並頻繁使用非傳統恐怖手段來展現實力，例如2002年與2005年兩度峇里島爆炸案(分別造成逾200人死亡的結果)不僅撼動國際視聽，也讓反制恐怖組織成爲印尼政府近幾年來最重要的施政挑戰。

儘管首都防衛森嚴，雅加達在1998-2003年間依舊遭受至少21次以上的炸彈襲擊，造成21人死亡與數百人受傷。更甚者，就在2002年峇里島爆炸案剛剛導致國際輿論撻伐之際，恐怖組織居然又選擇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進行攻擊，這是印尼當年發生的第五次爆炸事件，結果也造成了十餘人死亡與數十人輕重傷，至於回教祈禱團隨即亦被列入最高嫌疑名單當中。一般認爲，恐怖份子所以經常選擇高級旅館作爲攻擊對象的原因，一方面由於旅館(或酒吧)本來便是進出複雜之處，容易混雜其中進行隱藏，更重要地，「反西方」原本即是恐怖分子宣傳的重點之一，這些旅館又是西方人士高度密集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成爲被鎖定的目標。

正如前述，回教祈禱團不僅長期主張透過武裝鬥爭途徑來遂行目標，該組織也被「合理懷疑」曾策劃並參與2002年峇里島爆炸案、2003年雅加達萬豪酒店爆炸案、2004年澳洲駐雅加達大使館爆炸案，以及2005年再度造成重大傷亡的峇里島爆炸案，至於今(2009)年7月在雅加達麗池卡爾頓飯店(Ritz-Carlton Hotel)及萬豪酒店(Marriott Hotel)所發生的重大爆炸案，又讓回教祈禱團成爲媒體焦點；根據針對攻擊者所使用炸彈的比對結果，印尼政治暨安全事務部反恐部門負責人安斯亞(Ansyaad Mbai)指出，該組織確實涉有高度嫌疑，而馬來西亞籍恐怖份子努爾丁(Noordin Mohammed)則被鎖定爲關係人。涉嫌策動此次自殺爆炸案的努爾丁是受亞洲各國通緝，但迄今行蹤隱密的恐怖組織領導人之一，也是回教祈禱團最具暴力傾向的派系首腦，包括前述幾次重大事件，都有他參與其間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自殺攻擊行動中，印尼警方還發現一名女性嫌疑犯，這也是印尼首次出現女性「人肉炸彈」，顯示回教祈禱團在成員範圍與決策結果方面，都表現出更高度的彈性，未來將使政府部門在圍堵與拘捕過程中，憑添更多的障礙與麻煩。

由於此次事件發生時，正值東協外交部長會議在普吉島召開，與會各國外長也立即發布聲明譴責這起恐怖攻擊事件，並向印尼政府與人民表達慰問之意。至於自2002年以來便與印尼在反恐部門緊密合作的澳大利亞，同樣非常關注此一事件的後續可能效應；由於有兩名澳洲籍商人被證實在爆炸案中喪生，不僅澳大利亞總理第一時間便發表嚴厲譴責，外長也立即趕往雅加達處理相關事宜，甚至安全部門亦

隨即派遣曾參與調查2002年峇里島爆炸案的人員前往協助，同時下令該國各駐外使館加強維護自身安全。

本起爆炸案之特點與影響評析

有關此次爆炸案的發展，或許可從下列三個角度來觀察分析。首先，從此次爆炸案的「時間選擇」看來，就在事件發生前兩個星期左右，印尼大選結果顯示現任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應有機會獲勝繼續連任，由於尤多約諾在2000年退役後便進入政府擔任安全及政治事務首席部長，2002年峇里島爆炸案後又出任負責指導反恐行動的首席安全部長，具有與恐怖組織長期交手的經驗，連任後可能將壓制恐怖活動作爲國內政策重點之一，因此成爲恐怖份子藉機進行示威表態的對象，亦屬意料之內。

其次，從此次行動的「可能策劃來源」看來，正如前述，回教祈禱團激進派系領袖努爾丁應該涉有重嫌。儘管如此，其實該組織在過去幾年來，一方面由於印尼政府部門執行反恐政策以致遭受重大壓力，於此同時，在組織內部諸如韓巴里（Hambali）、扎爾卡斯（Zarkasih）、杜扎納（Abu Dujana）等主要領袖紛紛遭到逮捕後，爲加以因應，該組織至少已暫時選擇不再使用炸彈襲擊手段來達成其目的；對此，部分年輕成員不但非常不滿，如同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報告所指出，這些激進派傾向採用更強硬方式的結果「正讓印尼的恐怖活動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其中也包括努爾丁在內。國際危機組織（ICG）著名東南亞問題研究員瓊斯（Sidney Jones）也認爲：「努爾丁不再以回教祈禱團之名採取行動，暗示該組織部份人員正慢慢另起爐灶」。

第三，從該起事件的「行動模式」看來，隨著伊斯蘭激進團體吸引越來越多受殉教精神感召的貧窮青年，過去在中東地區雖司空見慣，但在東南亞仍屬少見的自殺攻擊，發生頻率也正在上升當中。一般認爲，由於在東南亞地區本即存在反殖民與反西方傳統，再加上近年來經濟發展不穩定，以及峇里島爆炸案協助其跨越某種精神門檻，如今自殺攻擊也逐漸成爲東南亞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慣用手法之一。正如部分學者所言，當前東南亞的伊斯蘭信仰正在「演化」當中，亦即在純粹宗教信仰宣揚外，亦加入了南北對立與文明衝突的宏觀因子，從而讓防治恐怖主義蔓延變得更爲複雜且困難。

由於恐怖活動蔓延確實爲此區帶來安全威脅，因此如何管處理、甚至解決此問題也就成爲當急要務。幾個主要國家(例如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菲律賓等)不僅紛紛透過雙邊協商，建構資訊流通與協同行動的基礎，在2003年東協第九次會議中，將在2020年前全面建成「東協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宣示，也暗示了東協各國在更高層次上合作的意願。儘管阿查亞(Amitav Acharya)等學者認爲，目前東協仍不過是個「準安全共同體」，但因恐怖活動確實已經成爲此地區威脅來源之一，如果各國因此產生某種「共同安全感受」，或許在未來仍有可能導致共同體的出現。

airiti

其次，自從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的政策與行動便在東南亞地區多邊反恐活動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其主張包括強化與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加強更具機動性的軍事部署、以更靈活的方式處理意外事件等，都顯示美國介入東南亞反恐網路建構的積極意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東亞主義」的漸次發展，美國過去雖積極介入區域反恐行動，但由於同時帶來的霸權政策傾向也讓其「重返」東南亞地區的過程充滿不確定變數；不過，就在此次峇里島爆炸案發生後不久，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隨即與東協各國簽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宣示未來將在雅加達設置美國駐東協聯絡辦事處，時機之巧合及其未來發展均應給予持續關注。

最後，雖然表面上台灣遭受恐怖攻擊的機會似乎不大，但因台灣過去曾積極協助美國的反恐政策，而美國的國土安全部亦曾發出警告，表示恐怖份子已鎖定協助其政策的國家發動攻擊，其中當然包含我國；再加上台灣身爲海島國家，綿長的海岸線既不容易徹底維護安全，一旦恐怖份子攻擊台灣週邊水域，亦將挑戰我國處置能力或影響東亞秩序，至於如何妥善且預先因應此情況，或許是當前政府無可迴避的當急要務。